方山薛先生全集

疏　表

一　乞恩改除教職疏

臣由嘉靖十四年進士本年八月二十九日除授浙江寧波府慈谿縣知縣隨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訖緣臣禀氣虛弱賦質尫羸久患痰火時發哮喘即令勉强辦事舊病加增每吐血痰不時迷暈詢之醫人皆稱不蚤調養恐且不測臣自揣疎庸且外官無養病之例本即告乞休致竊思　聖明在上凡蟲魚草木之微皆得鼓舞於光天化日之下臣雖一介草

芹叨　賜甲第重荷厚恩豈敢終甘廢棄伏乞　聖
慈憐憫俯賜曲全勑下吏部查照嘉靖八年進士高
簡先除直隸徽州府休寧縣知縣後因本官具奏改
除直隸揚州府儒學教授事例將臣改除附近教職
容臣調理病症儻一痊可則螻蟻餘生皆　皇上之
賜而涓涘之報有日矣臣不勝祈懇迫切之至

乞恩改除教職第二疏

臣因病篤昏昧乞恩比例改除教職奏蒙　勑下吏
部已踰三月未經該部題覆臣在任瞻望度日如年
齎本人役忽自京回稱說會具通狀告行該司推稟

蒙面諭臣已經巡按浙江御史張景李遂先後薦舉正宜益勵初心黽勉供職不當改調因此案候不行臣聞之不勝悲感匪躬盡瘁臣非不知圖進微勞臣非不欲但臣前病益增晨夕伏枕一籌莫展六事盡廢若過自疑畏不復哀鳴於　君父之前則將來病勢益不能支臣死不足惜而百里生民之命固不可一日無所寄者豈容鰥官曠職而上負吾　君下負吾民以自速天譴耶此寔臣之苦情積慮不能不仰叩　皇上之垂憐也如蒙　勅下吏部查照先今本內事情將臣改除教職以便調理病症則　皇上再

造之恩臣生當殞首死當結草矣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

代貲鏈石薦唐漁石疏稿

臣先准兵部咨令九卿科道各舉將材近又節得邸報見陝西撫按諸臣奏稱達虜擁衆深入仰勤聖慮臣以菲才久叨厚祿夙夜圖惟深以不能獻長策贊廟謨爲愧倘有所見豈敢隱默臣惟書稱有備無患詩言用戒不虞蠢茲夷狄雖若無知然其氣勢之消長寔視我中國人才之盛衰也故韓范在軍西賊爲之破膽司馬復相虜人不敢窺邊此皆往事之

明驗可見用人之當先矣臣切見原任刑部尚書唐
龍忠貞素禀文武兼資志節追乎古人才猷邁乎名
將始令郯城擊却巨寇繼廵江右拯活遺黎督漕兩
淮調度允爲法式總制三邊經營久著威名有臣如
此在內則可以參謀　九重在外則可以折衝萬里
蓋眞難得之才而今日所當首先擢用者也先年本
官以母老告歸侍養臣昨給由便道訪其私家見龍
精神意慮一如壯年生有三子俱已成立凡其所以
養母而奉侍朝夕者蓋不待龍親自爲之矣禮金革
之事無辟剏如龍者有子可代侍養正當召還柄用

何劍

豈宜遂其安閒臣愚見若今日兵部照先今吏禮工三部事例添設尚書一員就將唐龍起用則聲實所加必能致遠人之畏服萬一有警則命之出將必能着攘却之績收保障之功矣臣淺聞寡識輒干用舍之機感恩圖報過有芹曝之獻如蒙 聖明采聽乞勅下吏兵二部從公評議行取本官到京則中外之士論攸歸遠近之輿情允協軍國之緩急有倚而遠人之窺伺可息矣

乞休致疏

臣幼喪母饑寒失調長兼耕讀積勞成疾及叨舉

進士選授浙江慈谿縣知縣事煩繁劇臣以非才夙
夜幹理痰疾大發咳嗽吐血比時引例陳情奏蒙
皇上憫臣危迫改授江西九江府儒學教授官卑事
簡靜養調理以致前疾痊可歷陞今職是臣之少延
殘喘獲有今日皆 皇上之賜也臣雖糜骨捐軀莫
罄涓涘之報豈敢辭勞就逸以負曲成之恩但臣父
少孤家業零落生臣等四子因貧無資兩子出贅一
子出繼臣父與臣相依爲命令臣叨享祿食欲奉以
就養臣父以山林之性官舍扃鑰不便出入纔到任
所旋卽思歸欲乞歸終養臣有兄弟例不敢請臣父

在家日夜念臣臣在官舍日夜念臣之父臣之情事
莫知所措舊年三月內正擬陳情乞休侍養忽得邸
報臣由稽勳改調考功臣即思今年例該考察京官
關係匪輕當事任怨人臣之義臣若乞休則是推奸
避事不忠之罪莫大於此今仰賴　聖明照察凡諸
臣堪以供職者仍舊存留其有奉職無狀者循例黜
謫臣於此時若又因循竊祿忍棄其親則不孝之罪
亦莫大於此今臣孤身在任妻子俱在原籍每家書
至備述臣父思臣之狀臣雖勉强供職而心情懸繫
精神恍惚痰火復發怔忡健忘膚理瘠耗筋骨疼痛

臣父今年七十有五衰年多病久近之期臣不忍言而臣之軀命亦自知非延永之兆也仰惟 皇上以孝治天下以仁育天下羣生庶類各得其所故敢不避僭瀆之誅上干 天聽伏乞 勑下吏部容臣休致侍養臣亦因得以調理病症倘臣父子少延一日皆我 皇上一日之賜也歌太平於有象祝 聖壽於無疆而感荷之私昊天罔極矣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爲此專差辦事官曹章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勑旨

代南九卿賀擒夷酋疏

伏以虞謨廣運聿收帷幄之功玄德升聞式奏封疆
之凱易稱神武自古已昭書頌天威于今爲烈百嘉
曾遂九圍敉寧恭惟　皇上　膺曆授圖握符御極
聰明時憲勇知高出於百王道德日新勲業重光于
列聖順帝則而不知不識盡君道而有猷有爲四征
以教域中一怒而安天下蠢茲叛逆先鼠竄于窮荒
引乃夷酋毋蜂屯于邊境旣頻年入寇秦晉遂非時
逼近幽燕至勤當宁之懷用竭上玄之叩使功使過
屈羣策以兼收作福作威總萬機之獨斷義勇效靈
於七筯囚奴褫魄於壺漿自速天誅不專人力謳舞

于之釁何待七旬誦采薇之歌無煩一月宣王威於
沙漠顯廟算於氊裘衛律既亡必繫單于之頸繼遷
已敗定梟可汗之頭永綏九重北顧之憂益振萬載
中興之續臣等備官南署叨祿留都愧無克敵制勝
之能徒有戀主服勤之念遙同星拱敢效嵩呼伏望
聖敬緝熙王猷允塞惠京師以綏四國咸享昇平類
上帝而禋六宗永膺福祉臣等無任瞻天荷聖忻躍
屏營

代本堂宋公謝改兵部尚書疏

竊惟留都地重官備六卿司馬任隆職司九法矧屬

何欽

干城之寄寔嚴鎖鑰之防必得其人庶堪茲選如臣者賦資愚朴徒勤許國之忠逢運休明未識經邦之略馳驅方岳旋涉兩京忝冑卿曹濟經三部每懷鰥曠之懼恒覥尸素之慚忽被殊恩復更要秩膺保釐之責負荷惟艱深感激之私圖報逾切始終竭力務既初心夙夜匪躬冀全晚節臣無任感戴之至

乞休致疏

奏為患病危苦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休致事

臣少嬰弱疾長值艱辛體質尫羸勞苦輒病及叨舉嘉靖十四年進士初授浙江慈谿縣知縣辦事踰年

遂吐血痰不時迷暈比時奏蒙　皇上勑下吏部改
臣江西九江府儒學教授官閒靜養前病痊可節因
撫按交薦陞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歷陞郎中在
部前後七年父母妻室俱受恩典是臣獲吏生而舉
家榮幸皆　皇上曲成之仁也及司考察奉法過當
以致御史柱榮論劾　皇上不即加誅調臣江西建
昌府通判隨因南京六科給事中游震得等奏白蒙
皇上勑下吏部覆議陞臣刑部員外郎復除禮部旋
陞郎中此又　皇上再造之恩而捐軀圖報宜莫如
臣也續該吏部查臣年資會奉行京察例得內遷適

值浙江按察司提調學校副使員缺擬臣陞補題奉
欽依領勅於嘉靖三十年二月內前往該省到任臣
思浙江係東南大省學校爲人才風化所關惕厲供
職夙夜不遑二年之間巡歷考校歲各一次但臣迂
愚蹇拙兼以勞瘵病燥不能委曲調停三十二年考
察臣以才力不及應該降調自知菲薄甘心畎畝歸
蒙　皇上允吏部奏請仍免降級劄付原籍官司令
臣赴部蒙調今職臣即到任整飭河西兵備封疆千
里軍民萬餘臣矢心竭力冀圖報稱虜酋雖曾窺塞
仰仗　皇威旋即退避即今防秋已畢正臣偷安竊

祿之時也但臣才小任重福薄災生自本年九月頭目昏花腰膝酸軟不時吐血力疾馳驅每至顛仆臣不足惜地方責任關係匪輕若貪戀祿位不早乞休一時悞事萬死莫贖所以不得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伏望勅下吏部容臣休致倘得生還皆　皇上之賜罔極之恩感激無地而犬馬餘生當蚤夜焚香祝　君萬壽鼓舞太平於光天化日之下矣臣冒昧惶懼無任迫切懇祈之至爲此令男薛仁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謹奏為陳情乞恩俯賜昭恤以明出處事臣由嘉靖十四年進士除授浙江慈谿縣知縣到任逾年積勞成疾奏蒙　先皇帝勑下吏部改授江西九江府儒學教授節因撫按薦舉陞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任滿給由赴部陞授本部稽勳司郎中隨調考功司郎中嘉靖二十四年奉例考察南京五品以下官員有尚寶司司丞諸傑投書于臣囑臣罷黜南京吏科給事中王爗嘗有不次殊擢葢爗當嚴嵩入閣之初劾嵩父子貪污贓賄播聞不當處以具瞻之地嵩以是恨爗而傑係嵩私暱之人故傑受其指使為之致

書臣將裂其書而叱其使隨稟本部尚書張潤諭臣
當居貞滋事懲忿佚時不必與校既本部會同南京
九卿堂上官從公考察評議應該罷黜降調者共一
百二十二人諸傑原係南京兵部主事素行不謹罷
黜王煒賢能素著難以別議奏蒙　先皇帝勑下吏
部依擬施行嚴嵩與其子世蕃恨臣不黜王煒而黜
諸傑嗾同鄉御史桂榮劾臣考察不公票旨將臣降
調又對人言行將置臣死獄比時吏部尚書熊浹與
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張治等力言於嵩謂臣考
察甚公允協輿論嵩怒稍解將臣調江西建昌府通

判隨該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游震得等會奏臣考
察去留官員甚當相應復臣原職照例陞擢庶將來
任事任怨之臣有所勸勉蒙 先皇帝勅下吏部尚
書唐龍覆題内開臣性過自執學不狥人嫉惡如讐
去奸如脫誠所謂任事任怨之臣也奏奉 先皇帝
聖旨准復職吏部欽遵查臣原係署郎中量陞臣刑
部陝西司員外郎比臣丁毋憂接丁父憂服闋起復
到部除臣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隨陞本部精膳司郎
中吏部以臣曾任考察議陞臣為南京五品堂官適
浙江按察司缺副使提學吏部已議將僉事范惟一

調補比嵩恨臣阻臣京堂即以臣補浙江副使員缺
臣到浙二年矢心竭力巡歷歲考科舉各一次士論
頗協嵩對部堂謗臣過刻姑以才力不及改調特陝
西值有虜寇調臣爲鄜州兵備副使到任一年已經
撫按薦舉嵩卽嗾南道御史屠仲律將臣誣劾嵩案
爲吏部考功司郎中密受嵩指以臣爲不謹閒住臣
思備員中外二十餘年頗効犬馬微勞一生以清苦
自勵不敢妄有出入止以不受權姦指使遂致出處
不明身名俱敗臣切痛心臣今年已七十兩耳俱聾
卽使在任例當休致矧已閒住更復何求但思　聖

明御極更化善治百度唯貞凡先年曾受嵩父子假
害者俱蒙昭恤而臣以螻蟻之微獨在覆盆之下故
敢冒死陳情上瀆天聽如蒙勑下吏部查臣在任之
日如有一毫敗類臣雖老矣甘受斧鉞之誅若臣果
素行修謹不玷官箴查照年老事例改臣致仕俾得
均被日月之光均沾雨露之恩臣死瞑目當圖結草
矣臣干冒宸嚴無任恐懼戰慄悚息待罪之至為此
差義男薛華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勑旨隨蒙恩詔致仕

擬文華殿新造九五齋恭默室成廷臣賀

表會試作

伏以乾象宏開祇肅飛龍之度离文昭揭式潛雊雉之思袞衣日見於宵垂章服時承於晝接周游于逸有那其居謹拭目以攸觀敢揚眉而作頌臣等懽忭懽忭頓首頓首竊惟左掖右門天垂營室之象上棟下宇易昭大壯之文固將利用以安身亦欲居賢而善俗堯茨不剪尚興衢室之工舜門既開尤好總章之問爰及商周之際益嚴戶牖之銘上德弗事於懷居至人恒切於望道自丹楹刻桷之風熾致瓊宮瑤臺之俗興長樂未央已見高皇之逸志明光朱鳥益張武帝之侈心嘉德徽音何裨實得盤龍儀鳳徒飾

嘉名安樂成宮稱歌管珠簾之句東堂開宴誇金屏
翠帳之詞慨古道於將湮幸斯文之有在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天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固將制禮作樂以復先王之舊
豈終循誦習傳而守近代之遺成德所以爲行既玩
辭於周易多聞將求建事遂取法於尚書九五命齋
深悟乾爻之義恭默名室潛孚說命之辭遂擇日以
興工不踰時而就緒庶民子來於經始萬方快覩於
落成大寢尊嚴天居爽塏千櫨赫奕高映端門萬栱
峻嶒仰模營室嵯峨容與傚漢水之仙槎揺漾軒翔

恍新亭之龍刹甘泉遠望神極崢嶸函谷遙看皇居佳麗鳴鞭清蹕御扆垂旒邕邕衎承肅肅卿士不惟資之游息蓋寔藉以藏修乘龍御天大明終始審象立相爰置後先乾乾與時偕行事事乃其有備日乾夕惕體君子之自强精知力行協先王之成德雲龍風虎以類相從麯蘖鹽梅交修罔棄運乾始以利天下迪 高后以康兆民知至知終必與幾而存義惟人惟聖不有善而矜能蓋非止決事於齋居而寔欲審幾於屋漏者也臣等恭覩齋室之在上仰觀經訓之有臨敢不貞固一心欽承庥位文明自勵少追在

田之龍道德允懷勉效策巖之士縱之謂元之德冀輸納誨之忱伏願玩象玩辭靜觀乎陰陽消長之會敦學典學致謹于理亂安危之原凜殷室二妃之言鑒齊宮七市之對愛養民力敬迓天和瑞協星文感華渚流虹之兆禎符象數獲瑶光貫月之占

擬追謚誠意伯劉基為文成侯嗣孫謝表國子

監堂
考作

正德年月日伏蒙聖恩追謚臣祖基為文成侯者謚以尊名細大不浮於行節以壹惠事辭必稱其情懋建勲庸固臣人之常分追惟報典實王者之至恩百

碎忻談一家悚聽臣感激感激頓首頓首竊惟圯橋
孺子兵法本諸穀城壩上眞人帝業成于帷幄功昭
逐鹿瑞協斬蛇非直人謀誠由天授唯是生封萬戶
一代京觀没謚文成千年後美臣祖基西湖望氣登
知眞主之興勝國辭官久利大人之見放浪山水娛
樂詩文書著郁離聊爾窮居而獨善策陳時務遂爲
自獻以先資間道詣金陵彷彿下邳之屬乘風發伏
卒庚幾武關之謀僞漢先擒大戰效勞于彭蠡僭吳
縱下客謀因定乎中原豐爵固辭罔敢貪天爲巳力
微猜不避寧忍立黨以欺君呼吸雖睽違于赤松韜

畧實淵源于黃石仰稽天象俯察人情此　太祖謂之子房而　先帝所以録后也茲遇　皇帝陛下大智博臨深仁徧覆爰知守成不易因思創業惟艱激勸事功凡有長而必録灼知勞勩故雖遠而不遺仰惟祖武之繩追繼　皇考之志載頒異數大溥殊恩謂臣祖翊運開先厥乎經天緯地摧堅撫順允矣立政安民祿食雖享于生前寵錫未加于身后易名以諡渙號文成進伯爲侯鼎新武秩光騰詔旨寵溢祝辭非徒稽諡法于周公蓋遠迹留侯于漢代后先媲美遐邇揚休衆口鑠金浮議雖遭于一旦積誠動物

公論自定于百年此固天道之好還實由聖心之旁
燭芳名在天地永爲彝鼎石室之勲大義昭日星豈
止黄河太山之誓臣罔修先業甘守敝廬春秋家學
不傳婺緯忠悦徒抱仰膺追謚之寵實愜論譔之私
乏賈嘉之能莫紓治安之策無魏謩之烈深慙忠諫
之規惟懷鞏固本支敢曰爰及苗裔伏願心懸九有
澤物不遺於遐道奉三無官人不専以世庸虞書之
車服錫周雅之彤弓君臣保終始之全華夷均內外
之戴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三

雜著

原祖圖說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爲長男巽爲長女坎爲中男離爲中女艮爲少男兌爲少女是男女之生也皆本之乎父母者也而父母安從生哉夫亦有所祖也祖者何也太極是也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而天地人物皆於是乎統宗矣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自其一者而觀之則至易

至簡而所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亦不過率乃祖之攸行耳子厚作西銘言父母而不及其祖唯曰天地之帥吾其性蓋引而不發之義也學者不反求自得遂以藐然之身與天地不相似而自分不能爲父母克肖之子噫其亦弗念厥祖矣

致良知說

大學一書乃學者入德之門而致知一語實大頭腦處實緊關下手處世儒誤認其義遂以爲必窮盡天下之物然後吾之知致則是涉於聞見之知使人向別處走毫釐千里正在此處若此處一差則日用不

夫便無安頓陽明先生乃直指以示人曰此致知者乃致良知也非別有所謂知也其言明白痛切拯溺登岸誠有功於吾道不小若會悟得來則古聖賢之精一執中一貫忠恕尊德性先立乎其大之類雖其話柄似若各別而血脉路頭無非所以發明人心天命之本然實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也譬諸天一也既謂之天又謂之乾又謂之帝雖若謂其有形體性情主宰之殊而其實則此一天也譬諸人一也既有名又有字又有行又有職銜近世又有別號雖其所稱之分與地不同而其實則此一人也果能見得此

處透徹則不落言筌雖古聖賢許多話頭皆爲剩語柰何今之從事口耳者執着良知之說而不能實求諸心其說紛紛遂致自相牴牾枘鑿其於道理一無所得而古聖賢之格言至論已一切廢棄不惟不能爲陽明之輔翼而其說反誨矣敢告吾黨求諸本心當自有豁然貫通處尚安以多言爲哉

惕齋說

豐城余生過薛子論學述其父惕齋君之號而因問惕之爲義薛子曰乾之履乾乾惕若君子進德修業之第一義也自夫不知斯義者或失則助或失則忘

而君子之道鮮矣蓋斯道原於天命具於人心散見於日用事物流行於古今上下眞所謂須臾不可離者助則計功速效而不能湛然虛心以求實得忘則安常襲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益夫其爲是者雖妄意於精義入神亦竟何有而其流之弊將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故曰君子之道鮮矣惟惕以自居則提撕警省而此心惺惺不容一物知行並進體用夾持周旋不舍循環無窮寔聖學所以貫動靜徹始終而與幾存義之功也惕齋君果能銘于其齋以自惕焉則豈惟鄉之好修者哉由此而聖

學可幾也且吾聞君自少讀易爲鄉校諸生久之遂
厭棄舉業弗事則其中必有所自得矣子歸試以吾
言告之吾將有以究厥終焉

貞壽說

程生蜀問學於薛子因及其從姑曹貞婦事謂其事
君子兵部君以道始終不回其節撫四歲孤以義竟
至成立今姑年六十願請所以壽之者薛子曰君之
姑能貞矣何有於壽哉夫壽者福之先而人情之所
欲也其有不得焉者以其無以致之也有以致之而
有不能必得焉者以其弗值其常也君子語常則貞

之壽也必矣蓋形質者言乎其氣也修短者言乎其數也應感者言乎其理也究而言之貞夫一者也貞之時義大矣哉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坤用六利永貞是貞也者氣之潛藏數之通復理之會歸所謂正而固者也貞則起元而迎隨無端悠久之所從生也仲尼曰仁者壽仁者元也元即貞之禪也若之姑能貞矣則以人合天而稟賦不虧剛方之氣悠遠之數逹順之理備于厥躬而受兹介福固自有以致之而非夫人之所能與也矧其教子成立代夫有終又有得於坤道之大乎坤道無疆

有弗壽哉程生曰然是可以壽吾姑而某等亦聞命
矣因書其說以歸之

永慕堂說

陳生寵念厥考古田君以勤儉起家築堂甫成弗獲
享其居因扁曰永慕乃述以告薛子謂將何以示教
乎薛子曰人少則慕父母此固吾人之良知也長而
遷焉斯無所不至矣子知永慕孝莫大焉余尚何言
哉但今之人多炫飾觀聽而不能實用其力遂使良
知之說徒徧天下而能致其知者吾蓋未之見也子
果能永慕而夙興夜寐凡所以行父母之遺體者一

出言而不敢忘而言皆先王之法言一舉足而不敢忘而行皆先王之法行則不虧其體不辱其身而作聖之道茲其在矣所謂仁者仁此也禮者履此也義者宜此也信者信此也強者強此也塞乎天地橫乎四海施諸後世將無不準若考雖逝令名則永貽矣豈直堂構云爾哉不然但厚其封殖美其輪奐則雖擴晏嬰之湫隘闢潘岳之閒居謂之侈張前人之業則有之而非永慕之義也子學于吾門雅志理學其必能決擇於斯矣登降斯堂尚其識吾之說以自考乎

三難軒說

龍山戴公雅志古學嘗築軒以資靜修扁曰三難薛子過而問曰公之意何居公曰力行責己克終是三者不亦難乎薛子曰夫是三者之難難矣若誠以三者爲難則某敢有言焉夫人之一心性情是統性立天下之本情效天下之動而體用顯微舉不外于此心也能存此心勿失其初則至當歸一無貳無雜誠精神應日著日察五常百行沛然各足經綸酬酢變通不窮而力行而責己而克終殆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故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苟此心埋没於氣質沉

溺於意見牽制於世俗遷移於物化則精神氣䰟放逸委靡至於昏翳而不能行鹵莽而不知反廢棄而不能終乃欲執着矯强以爲功吾見不臨深以爲高必加少以爲多正如抱薪救火揚湯止沸不知究其本源而病其末流矣其於之三者不亦難哉故曰非道之難也人之難也非人之難也其勢則然也公雅志理學其必深究夫難易之原而於是三者其必將會而通之矣公曰子之言是也遂請書其說以揭諸軒

冶亭說

江藩幕司錢塘潘廷剛氏名錯釋文錯盉鐵之精者云廷剛因以冶亭自號介吾邑潘知憲子賓問于薛子薛子即其所自號者而爲之說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材唯金寔先金之屬六而鐵居其一攻金之工六而冶人居其一金之精者其直匪直幾倍於鐵鐵之精者其用匪直幾倍於金甞觀古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豈唯爾哉鼐鼒寫鼎鼐錡釜劍戟戈矛斧鉞鎖鑰銀鍵之屬皆宗廟朝

廷邊防關隘所需非是罔以利用其所繫之重且切可知已然非冶人齊以水火鍊以五精候用陰陽和取剛柔則鼓鑄罔宜從革罔理形罔中象弗能成器以為天下利其質雖精亦將旋就剥落與瓦礫等耳無庸也廷剛顧名思義而知就于冶其必將為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粤之劒而廟朝邊關之用殆無弗適不爾亦必堅持勁守歷變不渝寧終為華陽之鏤荻山之英弗貢于夏弗登于楚以永矢於斯亭無寧柔脆脂韋汨没隱忍以自負其名與義焉斯得矣且吾聞管仲相齊以鐵之為用利于天下始置鐵官

以征榷至漢桑弘羊孔僅之徒佐武帝興利則又官自治鑄雖以賢良文學反覆論諫隨罷隨復而百姓坐是困乏遂俾利用之材致稱不便吾願廷剛之所治者其尚慎用之哉

贈馮午山提學

午山馮子提學南畿越三年以疾告歸瀕行薛子訪諸學臺午山子曰兹行也雖靜養自適將離索是懼子何以贈我薛子曰余弗良於言惡能爲君贈哉然嘗觀君以身率教切切啓廸蓋欲實自致力者也離索何患焉且今天下羣聚而論學者不少矣夷攷其

行或有鄉黨自好不爲者余亦未敢謂無其人也若是者雖日與之高談性命細論身心剖决異同辨析疑似亦竟與說鈴等爾何益哉吾願午山子求諸本心精一自信會通神明不落言筌則千古聖賢若共一堂而四海同心將自有不對面而相孚者矣夫午山子吾所敬服固非取足于余言者也但岐路一分旦夕千里而下問之義則亦不敢虛辱爾君其歸哉衡嶽洞庭之野孔山顏港之墟登高涉源將益窮其所未至不知竟以余言爲如何他日相逢尚當質正焉

答李工部

古谷李子治水南旺薛子過之進而問學薛子曰夫學也者將以學爲聖人也聖人人之至也學欲至聖夫豈遽且難哉要之不外乎此心耳苟能操存此心勿失其初則純明精一無體無方經綸萬化舉而措之而宇宙間事不必牽合附會而條理粲然各得其所矣堯舜周孔皆由此其選也若此心一毗私意夾雜雖讀盡天下之書玩盡天下之物秖增障礙亦何益哉請以南旺水論方發原於百泉其靜清而潤下者固天一之本體也沿洄而出泥沙漸滓至於黑焉

殆又甚焉及其南北分流鯢旋龍躍爲濫爲沃爲沈爲瘫爲沂爲肥諸如此類隨高下夷險以異其狀而其本體則固未嘗不在焉者澄之則清淆之則濁順之則通閼之則塞亦唯導之者何如耳得斯義以繹之而慎所導焉其於學也不亦幾乎

答趙生

趙生子巖學于薛子歲暮將歸請以言爲教薛子曰言之匪艱行之惟艱古聖賢之訓其慮天下後世也葢亦遠哉太古忘言典籍靡紀中古以還躬行不逮者雖或有言其偏蔽遁屈多與心性悖戾尚可指摘

辨析延至于今則有大不然者知行合一之旨勿忘勿助之說公私理欲是非同異剖析幾微亹亹終日隨口酬答無可疵議雖古稱善言德行者亦不是過矣及見諸行事則棄厥所言不啻若弁毛唾涕若是者將誰欺哉而又何貴於言哉吾願子身體力行不立戶門不事標榜務從實踐則本心本聖當自有不言而喻者吾又何言乎子歸維揚維揚士人近多論學試平心易氣以質其平日之所師當自信鄙見之非誣而益知空言之無益實行之當務也

答潘生

潛生垚將歸于京山問于薛子曰垚也學于先生且歲餘矣茲行願有一言焉以爲終身之誦薛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合體用通顯微囊括宇宙流行古今固無容於二也柰何大道旣隱人自爲說專門殊尚各務已勝道之不明不行也凡以是也余方大有所懼尚何能爲子言哉但願子求諸本心一意向道而不汩没於聞見馳鶩於玄虛則古聖賢千言萬語皆可以會而通之而精微嚴密之旨自超然於意言象數之表固不假於他求也不然若但執着矯强以爲功別開戶牖以立異則彼此牴牾先後背戾將童而習

之皓首而不得矣其諸承順以媚世飾誣以欺衆吾固知子之不忍爲者又何言哉

贈涂生

江右涂生以地理之學游縉紳間其術多驗余嘗問之乃言曰求地者必以積德爲本若其德果厚天必以吉地應之是所以福其子孫者心也其惡果盈天必以凶地應之是所以禍其子孫者亦心也蓋心者氣之主氣者德之符天未嘗有心於人而人之一心氣自感應吾之求地必觀其人以是屢致驗耳嗚呼涂生斯言也乃蔡神與之說所以擴郭景純修本圖

未之旨也吾儒正心之學固不憧憧於感應之間而術者以是求地則固宜其言無不驗矣先吏部君之塋涂生寔相成之請余贈之言余在哀疚不能爲文因書其所嘗聞於生者以贊揚之俾終始守其說以訓世焉

贈方生

撫州方生以數學名于時其言多所可徵其足跡半天下一日詣白鹿書院問余生年月日余辭之生乃曰君以余言爲不足憑乎余謂之曰進退利鈍固自有數但余方謝病而乃屑屑於星命之講不幾於郄

行而求前耶生默然久之余因試問某某若何曰此非遠大之器也然而皆位躋公卿矣又問某某若何曰此皆遠大之器也然而皆白首窮途矣余乃哂之曰汝言若是何以取信於縉紳耶生正色曰曾謂方山子而爲是言哉子不聞乎顏非夭也跖非壽也夷齊非貧也齊景非富也賈董公孫程朱秦史子以爲孰遠大乎余爲感發留之山中者旬日其言大率類此瀕行索余言爲贈余尚何言哉爲書其答問之語于冊俾廣其傳且以爲世之論遠大者告焉

書皇華忠愛冊後

嶼湖秦公爲侍御史時出按江西因奉其母周大夫人便道還里第維時學士大夫謂公之行也臣道也子道也可以勸忠與孝矣遂相率贈言盈冊題其端曰皇華忠愛云越若干年晉副都御史仍撫江西余謁公于臺省公盡出以示且曰子不可無言余受而閱之雖詩歌格律言人人殊而贊揚規諷咸附于古者贈言之義乃作而言曰皇皇者華周雅鹿鳴之三也吾嘗肄業及之矣周道衰知斯義者葢鮮惟魯叔孫穆子如晉晉侯享之奏肆夏歌文王皆不拜惟於皇華則重拜焉謂其教使臣之必咨於周也君子謂

豹也得詩意矣公爲侍御爲藩臬長貳以膺茲大拜不惟歷有歲年而功德名位日熾以昌顧茲贈言乃猶玩繹弗置可以見咨善焉可以見咨親焉可以見咨禮焉可以見咨事焉可以見咨難焉五善具而靡及之懷有不啻叔孫子若是云云而已也君子謂公之忠也孰大於是然公何以得之禮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其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其愛同是愛敬一道也忠之所由出也公自家食以至於有祿其奉親以周旋者必盡古人子服勤之禮而岵屺之念明發之懷皆其深愛之根於心而所以貽令名者無弗

至矣宜其大發宏施横塞江漢而效忠宣力若是乎其至也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余因書以復公且以爲覩斯冊者告云

誥勑題辭

夫人臣之效忠於君也固發于恒性而承寵知榮感恩圖報則其情自有不能已焉者是故召穆公受宣王策命之辭勤諸康公廟器而稽首萬年之祝屢致意焉此所以懋著平淮之績翊贊中興之治而稱周之世臣也今恒溪尹公以名進士敭歷中外蓋已有年而 朝廷寵錫褒封之典亦屢頒而覃及矣於是

裒爲一帙鋟諸梓人不惟榮 君之賜以寶琬琰之傳以示家庭之訓且將夙夜瞻承而匪躬蹇蹇之懷自不得不切切也矧其先大夫爲名御史抗忤權奸厥施未究其增光前烈寔於公乎是賴斯帙也蓋忠孝之所關也公其無忝於周之穆公以爲今之世臣殆亦有令名矣乎

跋君山詩刻

右君山詩若干首學士水南張公作也一時名公鉅儒咸謂公之才因君山以發君山之名因公以傳信哉言矣公乃復傳以示余謂余亦不可無言余反覆

讀之作而嘆曰是詩也其有餘思乎君山僻在大江之陰去海不百里而近蓋逃虛入空之境也公江湖廊廟之情無異於講幄供奉之日故其發於言者類多懇款之誠有不因境而遷者矣憶余蚤歲見公於長安邸第公出示應制諸作贊頌洪猷歌詠大業渢渢乎 朝廷郊廟之文至於拳拳民物之思則又藹然可掬是公於或達或近或出或處之間罔非忠愛惻怛之流形而豈徒文人才子流連光景藻飾詞翰者可擬議哉余因是冊重有感焉故特書之

題陸義姑姊集

陸義姑姊集者陸子浚明爲其姊作傳而學士大夫各立言以章義遂以成集也余視浙學過吳門浚明持是集訪余册中屬題其端余惟昔魯義姑姊舍已子而存兄之子劉更生高其義爲叙於列女傳中乃今浚明以諫謫荒遠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其姊遂舍已子而字浚明之子知有弟而不知有已一門忠義尤世所罕儷焉豈亦有所感發也夫於乎是集行匪直永姑姊之義聞抑亦可以勸忠矣

閱使朝鮮集

龍津吳子示余使朝鮮集中有彼國試文余閱其二

論一謂漢高置太公於俎上而不顧而乃爲義帝發喪是豈移孝爲忠之道一謂韓退之不得遂行道之志故感二鳥而作賦初非有歆羨光榮之心此皆不可不謂之至論盜海邦僻遠書籍寡少故不爲先入之說亂焉而因可見天之聰明蠻貊所同也吾人可自爲障蔽而剿說雷同漫不省究乎

王仲山像贊

服爾服冠爾冠儼若立于朝端志所志學所學悠然安于考槃有經濟之畧而不屑於塵俗有寥廓之思而竟遂乎空玄此君所以加人數等而非局促者之

所能攀援也彼輞川之丹青山谷之字畫聊以游戲翰墨而豈足以盡君之眞積也邪

陳志槐行樂圖贊

志槐翁感時興懷撫景自適爲圖者四以示寓斯樂此其春景也屬薛子題其端乃爲之贊曰維翁之容溫惠淳朴維翁之章山巾野服恂恂然推重于鄉閭皎皎乎增光于林麓式穀爾子旣已振翮于天衢詒謀厥孫又將聯翩而嗣續若翁者可謂俯仰無累繼承有屬知止而知足者也矧茲靑陽藹麗協氣融和逍遙容與固以追隨柳傍花之興而獨行自止恍君

聞舞雩沂水之歌彼油幕香車之載金谷習池之陂
又曷足以致翁之美而爲翁之多也邪

書國風鄭衛篇後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衛鄭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也及春秋列國
大夫會盟多賦鄭衛詩以見志使皆淫詞豈肯引以
自況夫子雖謂鄭聲淫亦未必淫奔之淫說者據此
遂以風雨雞鳴丘中有麻木瓜采葛扶蘇子衿之類
悉改序說恐非夫子刪述本指序說固未必盡是然
漢時去春秋尚近經師傳受猶有影響至宋則愈遠

矣此皆未敢盡信者也雖然詩亦稽實待虛之作未必專指一人一事而言必如孔孟說詩乃爲得之如素以爲絢憂心悄悄之類今皆可見下此則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吾思學者讀經但當以爾雅辨釋字義屏去訓詁虛心潛玩當有得矣爾雅列於十三經者葢有謂也姑書此以自省

書易傳後

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有程子之易有朱子之易學者當隨在觀理不執一

以泥其辭可也昔人謂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註脚下盤旋此其言固是然總不若從邵子所謂易前之易觀之尤更解脫也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章後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仲尼繫易之辭也其實聖人神道設教之義也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謂於地成天平之時天乃錫禹大法曰天者神之也又何用龜文而後為天錫耶若曰一五行二五事至六極二十五字為洛書之本文如班固之說則是天必先刻書于龜背而後使之出見也寧有是理哉

洪範本無洛書字樣而傳者强爲之説豈泥於天錫二字耶不知商書天乃錫王勇智魯頌天錫公純嘏其又何以爲之説也

校刻程文引

夫文以取士豈徒以空言爲哉夫亦以覩素養而徵實用也然能言者猶或至於庸違剏言而無稽用可知已浙中自昔以多才名世邇來學校諸生會文切理者什一習懶仍便者什九所作制文動襲浮套言鮮由衷有司欲盈制額將亦不免拾取以充俗染風靡轉相馳逐而延蔓無藏殆莫究其所終矣余叨視

學政深爲此懼起衰變陋復雅還淳竊有志焉而未能也無已寓諸文告宣諸面命亦自謂費辭矣而輒又誤認簡短妄意淺促自槃之鏡漫不省究噫敝也甚矣頃蒞紹興值紀陵梅君守郡政先化原銳志文教適得程文若干篇因屬以校示諸學學者誠虛心觀之則文之興也其有幾乎惜試錄散逸茲帙猶未爲完編然得此途轍神明會通亦可以例其餘矣用是引諸簡端

玉堂餘興引 代鍾石先生作

自風雅湮而古詩亡樂經燔而諸調作詞也者因六

何劍

義之餘而樂府之流也比聲成音亦自與政相通而能使人興起謂今之樂猶古之樂非邪桂洲公自諫院詞林進秩宗以登元相文章禮樂鼓鑄陶鈞固已達之上下矣乃復感事述情發玄摛藻而辭於是乎形焉故曰玉堂餘興云鉛山令耒將刻以傳屬余引之簡端余取而讀之見其和平慷慨蘊藉敷揚而忠愛懇惻之誠協恭勸勉之義益渢渢乎溢於言表而考衷協度該物著倫又非特寄興焉而已也乃若其中美淵對之爲有道美後渠之不遍政府則公之好尚又因是而益昭矣昔漢武帝命司馬相如李延年

韰采新聲諧音律下樂官掌記令觀其所陳未免矯誕嚻雜其視此何如哉乃知是刻雖公之餘藝固亦可傳也已

宋元通鑑義例

鑑者監也備前代之善惡爲後世之法戒故不曰史而曰鑑者取斯義也文章固非所論然而文章亦自有不可廢者昔人謂司馬遷作史記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作漢書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以是爲固不如遷愚則以爲遷固之優劣盖自有在不在文之煩省間也故今歷覽宋元之史及諸

名家紀録及詔令奏疏議論啓劄有可爲世法戒者直掇全文多不裁減恐其抑而不揚則志意不舒事體不悉無以快心明目不能使人感發懲創也

昔人謂文有儷對平仄用事者皆不可施於史傳以爲如黛粉飾壯士笙匏佐鼓聲爲此言者是盖專意於爲文而非有志於經世者也君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不得已而爲文無非爲經世而作也藝文者但曰古文古文不知文不經世雖古何爲譬諸火化既脩何必茹毛飲血禮樂既制何必儷皮土鼓剏文至於宋其施之郊

廟朝廷宣之華夷臣庶者多爲四六之詞亦其一代之典章也雖司馬公不喜四六亦未嘗沮朝廷不用抑他人不爲而歐蘇諸鉅公皆奉行如制程朱諸大儒咸遵行之若遂削而不書務模倣以擬遷固之文則非當時之實録而一代之制度文爲亦何以考見也愚於宋以後之文章凡有關於世道可以垂鑒後人者多爲録入要諸實事不在虛文也

春秋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或生而書其爵或卒而去其官論者以爲夫子之褒貶於是焉在也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而其微詞變例美惡不

嫌同辭則有非淺近之所能推測者後人脩史輒從而擬之不失之迂妄則失之鄙陋愚觀諸古周公稱召公爲君奭子思稱聖祖爲仲尼左氏書孔丘卒而不及其嘗爲司寇則名字與官又曷足爲重輕哉周濂溪曰天地間至貴者人人而至貴者以道德有於身而已矣名字固不暇論若以官爵爲重輕則賢人逸士之高尚其志而不事王侯者反隨世就功名者之不若矣故愚於是編凡書卒者其名字顯晦悉據其平生而並注之其所重輕蓋自有在要不在於爵之有無崇卑也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經史一也後世史官咸推遷固然一則退處士而進奸雄一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殆浸失古意而經史始分矣朱晦翁謂呂東萊好讀史遂麤着眼夫東萊之造詣不敢妄議若以經史分精粗何乃謂精義入神之妙不外於灑掃應對之間也故愚於是編理學政治論次舊聞凡事關體要言涉幾微者並爲錄入讀者當自得之庶無伯恭之累也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倣春秋左傳編年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雖一事而始末序書

先後不紊蓋欲使後人考見時事且以明實録也後之纂脩者乃或合始末而併書之此紀傳體非編年例也故余於紀事仍序書於各年月日之下唯於名臣碩士之卒則合其平生而併書其大畧其有年月不可考見者則因事附書固不沒其善亦不掩微瑕庶俾後人知所法戒也

資治通鑑多致詳於名臣碩輔之經國政事而於儒學隱逸或從節畧愚於此則並著之庶窮達出處唯其道焉皆可以爲後訓也

君子小人大分自定但人非聖人則或不能每事盡

善故仲尼好惡必察所以無誰毀誰譽而春秋為公是公非之書也後之史官於衆所好者雖其事未必皆是而輒為附和幾於佞史於衆所惡者雖其事未必皆非而務為排擯幾於謗書愚惟博綜並觀據事直述而善惡自不相掩韓退之謂為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可不畏哉

道德功業相為體用三綱五常原於天而備於人根於心而統於性情者其道德也體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生民歸於皇極發揮蘊奥協於訓典者其功業也用也所謂體用一原者也總名之曰道也古之

聖賢達而在上則其道行窮而在下則其道明君相師儒其究一也世降俗末偏蔽淺陋之徒各執己見依傍道德者則鄙功業爲庸俗馳騖功業者則斥道德爲玄虛持論相沿而道德功業岐而爲二甚至儒林道學宋史亦分爲兩傳矣不知儒非道學以何爲儒道學不謂之儒又以何者謂之儒哉宋初未有道學之名范希文在仁宗時以學職屬孫明復以中庸授張子厚於是徂徠有石守道蘇湖有胡翼之各以其學教弟子迨後周程繼起師友漸涵而道學日盛寔自希文倡之論者徒以希文功業之盛遂不得與

道學並列夫謂道學不必功業則可謂功業非道學則不可若謂功業非道學則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夷夔伊傅周召之爲相皆不得謂之道學乎故愚於是編致詳於道學而凡有功業文章者雖其學有精麤純駁之不同亦並著於篇以爲經世者之法不敢不謂之學也

范淳夫作唐鑑每條輒爲論斷程伊川常置之几案蓋善之也竊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必皆自己出故於是編雖紀述當時言動不敢爲一人一家之見間或畧附數言亦采公論非

臆說也

科目以得人爲先某科得某人則書之或於其卒年書之若無名世之士則科目固在所畧也

君子道其常變異在所不論此固夫子不語怪之義也論者謂左氏失之誣以其有黄能臺駘杜回伯有之類耳但陰陽錯陳常變間值而氛祲妖異世或有之夫子不語恐滋衆惑而垂之紀載亦示人以脩捄脩禳之道故愚於此類不敢盡削也

天下之道固一而無二而精粗本末則不可偏廢自夫朱陸之辨興而左朱右陸者但知六經爲我注脚

而不究其義矧於史學又何庸心其或折衷於二者之間則亦謂讀經足矣史固在所後也明道程先生亦以謝上蔡爲玩物喪志此其言蓋爲博而寡要者發也未必謂屏經史而不讀也迺者乃或妄意神化束書不觀事至於前不學無術多至謬誤而君子之經綸瘝矣君子之經世譬諸醫者之治病經則其素難也史則其方書也雖軒岐和扁亦不能外是理以生人而業其術者覆棄置之縱自謂妙悟神解其有不至於誤劑殺人者幾希愚之此編欲後人監前人之轍迹以爲法戒而不至於失身敗事要亦陸宣公

集古方書之意也但宋以來脩日曆者惟據諸司之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甚至蔡卞蔡京之屬亦濫竽史職愛憎狥意變易是非朱子之在當時固已病之矧於數百年之後能盡得其實哉夫亦博采舊聞叅考衆論傳信傳疑而不任已見庶幾其得之矣

元史備一代之始末於其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悉爲帝紀蓋紀傳之體也若通鑑編年則宋祚一日未亡當爲一日正統故於世祖十七年混一天下始爲元紀自玆以前則附於宋年號之下此續綱目之義例蓋甚當也丘文莊世史正綱分書年號此因內夏外

夷之義但宋祚既亡而世祖儼然帝中國南北盡屬其疆理此亦氣數之一大變而天寔命之王宋二公纂脩元史悉大書年號蓋不沒其實亦紀異也况我太祖高皇帝明言天命眞人於沙漠宸衷睿旨豈無謂哉故愚於此不敢自用惟於順帝至正十二年我太祖起兵之後則始以元主書之以見天命之有歸而元主至是不當稱帝矣

浙江通志義例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體例不必同要以掌記時事用垂法戒自漢以下作

史者率宗遷固其體例大都有五曰紀曰世家曰志曰表曰傳皆國史也其在一縣則曰縣志在一府則曰府志在一省則曰通志志之云者止具史之一體是蓋外史之義宜然固不當強立紀志表傳以僭擬諸家之國史也

浙江通志者志一省十一府一州七十五縣也夫括方千百里之地上下千百代之事有不可勝載者必博采約收徵辭廣義以勒成一家之言庶可垂之久遠矣

兩浙地理方域稱謂沿革古今相湮或失其故今據

圖乘稽見聞以求名實不爽其府州縣次第悉遵
大明一統志先後書之山川取其望者其丘澤水利
古蹟以及陵墓橋梁率附見焉若於地勢要害時事
得失無所係者咸在所略也
通志為浙省而作今布按諸司之建置俱列于總制
撫巡及諸部署之後者尊制使也
貢賦惟據舊所定制紀其常也因時隨事或有增加
者恐為他日取盈之地不書
祠祀唯祀典所載或協于人心公義者則書餘皆削
之

前代官師載在史乘凡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因其年代先後據事直書觀者自可尚論其世矣今之仕者唯于其賢而名實顯著載籍可稽者書之其論議未定者則姑闕焉若見存于世者或已亡而出身在五十年內者雖政績有聞亦俟論定不書若各歷任官師姓名不惟浩瀚難收且多缺失無稽其有益于時者自當有聞于後也

人物在前代者多有仕于本省旣見于官師志則不重載近時人物唯采其賢而顯著載籍可稽者書之否則亦姑闕焉其見存者已亡而出身在五十年內

者雖賢不特書亦猶官師例也古今列女載于史傳
信于鄉邑者志其尤以示勸
選舉在　本朝者止載鄉試而進士附見其意義已
具志中
两浙古今人文章多不可勝載故列藝文志以紀其
名氏并其著作之目其所未及見者則固不能書也
两浙負山濱海古今屢警志經武庶有事時可以酌
而用之
宋南渡都臨安其君臣政事治理得失及后妃諸王
戚屬備載國史外志不當僭及唯書其都會云

通志之作大都有裨于吏治民生人倫物理彰往蹟爲後鑒而已非以炫博務奇崇飾觀聽也故有志所未及者咸于雜志録之